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班固 漢書七十

正議大天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以

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語在

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

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

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

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

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





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  
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由附近而親願就言不相猜阻也  
往刺之以感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  
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  
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編性賜之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  
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曰屏

人而獨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責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

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發兵殺略衛司

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

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師古曰節及印

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

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

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煩師衆其封



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  
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

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

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

田車師師古曰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

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

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

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曾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

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類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

順度將軍范明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

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侯烏孫官號也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右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若言公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

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

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時漢五將皆無功天

綬及節為辱命



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而行也風讀曰諷師古曰言至前所專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  
 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  
 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延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  
 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王執姑翼詔惠惠斬之而  
 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

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

延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

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

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待郎田渠黎積

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

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

道故謂之都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

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

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

王衆擊破車師堯訾城師古曰訾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

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

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

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

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

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

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沒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

彘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

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沒石應說也是也拔距者有人

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

力超踰亭樓入言其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

戲蓋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

之遺法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

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

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

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師古曰屬音之



欲家貧，匄食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承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師古曰：奔，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

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

壹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

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使無鄉

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奔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

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



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

曰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庭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

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

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鄧支鄧支亦

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

曰倚音到於綺反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師古曰

畜產師古曰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

里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也都賴鄧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

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千里胡廣云康居北可

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師古曰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師古曰故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首許吏反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

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

其人剽悍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反好戰伐數取勝

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

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

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

止也壞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

城東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



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

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

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

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謂密呼也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年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

之弟師古曰弟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

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

上書云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

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

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

責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

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

曰忽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罷音大各反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

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

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

接次形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師古曰更互也音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

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

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樓而騎謂

傳戰轉戰也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

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夜數轉營

不利師古曰轉谷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

曰乘也金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

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

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

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凡

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

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同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

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

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問晉灼曰橐街在長安城門內即也郎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街在維陽西京無也以示萬

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

不聞知師古曰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師古曰瓊說也駱音工客反齒音才賜反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

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葵宮中之樂併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

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

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

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猶許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

塞多不法師古曰自取之不法者私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師古曰振旅振整也師入曰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烏鼠之骨曰鬻齒可惡也臣瓊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

鳥鼠之骨曰鬻齒可惡也臣瓊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  
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義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  
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  
君檻城郭之兵師古曰檻總持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三重城蹙歛戾之旗師古曰蹙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師古曰懼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嘽嘽  
嘽嘽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威有如雷霆故能克  
定儉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焯音  
他回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類也言王者出  
克勝斬首多獲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



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  
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  
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  
方皆在周之北時後世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  
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  
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  
之功父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非  
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  
謂伐楚  
責苞茅及會王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  
太子于首止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  
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  
滅項之事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  
散也音糜而塵獲駿馬三十四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  
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

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  
也音扶日反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

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師古曰百  
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

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吉長羅侯常惠也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除過勿治專  
時解縣通籍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至支單于背畔  
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  
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  
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  
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  
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  
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  
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

讀曰然猶不免死亡之患非當在於奉憲朕甚聞之其赦  
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延封延  
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  
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承  
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顛不與專同不  
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  
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  
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爲之文席而坐曰子  
王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  
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  
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趙  
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以席而坐蓋自賤也大夫側字也趙  
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亦趙將也井  
陘之只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聲之聲君子聽之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忽郅支之無道閉王誅之不加師古曰策慮愾德義勇奮

發師古曰幅億憤怒之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

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

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

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

在咸陽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

征之國事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師古曰尚書夫



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蔽

弁為韁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鞀鼓之聲不察

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史議師古曰以

待遇之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非所以厲

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

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入將軍王鳳及百僚議

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

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

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

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

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

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延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湯

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前漢傳四

東陽

十五



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  
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  
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阜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  
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  
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  
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  
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

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

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

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

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

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容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

字取土東山且與穀同晉師古曰賈讀日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敬府城空虛師古曰罷讀日疲罷下至眾庶熬熬苦之



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敬旁近祖考前又  
謂師古曰緒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  
師古曰徙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  
師古曰徙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  
師古曰徙移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  
師古曰徙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  
師古曰徙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師古曰徙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  
明君則明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  
明君者字也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

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弘農太守張匡坐

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其恐下獄使

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

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入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

專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增

姓增壽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臣下承用失其中故

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聞所以

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



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者  
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  
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前有  
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  
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  
讀曰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辜也屬音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  
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父  
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  
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免訟湯曰延壽湯  
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此哉光帝嘉之仍下明詔宣

著其功師古曰仍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窮改年為竟

其年上書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

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獨

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

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

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

也音口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

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

東陽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

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

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

薦士而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臬，謂斬其

敵之魁率，郵支是也。春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

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

及，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

分此三苗。虞書：舜典曰：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以為湯功累

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

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

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

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

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郵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延壽孫

遷十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

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

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者，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為沛郡太守，以



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  
 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  
 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  
 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通甚休  
 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茂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  
相贈也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  
 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  
 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跼師古曰跼蹙也又坐法免為尚書不備也師古曰

音居力反時音居宜反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  
 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

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  
 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  
 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

尉之兵之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

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立小昆彌尼末振將服虔曰



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

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

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立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

孫驚番立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

氏曰婁音羸師古曰選精兵三十弩人持一弩徑至昆

彌所在召番立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末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立即手劍擊殺番立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儿子也勒兵數千騎

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

耳宛王郵支頭縣棠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

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

食讀曰飲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

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立師古

就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慮師古曰慮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

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賈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

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

前漢書四十一



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甚不自收斂師古曰儻甚無行檢也莽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其子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正議大夫侍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頰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楯具劍應劭曰楯具木楯首之劍楯落壯大也

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佩環

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佩環

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佩環



也言著衰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  
今通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着  
行言其遠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恭公子  
聲音山爾反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崖也公子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  
日選州郡吏之最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  
者乃得為從事

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

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

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師古曰旒旌旗之衣黃襜褕著

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蹇反褕音詣北闕自

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蹇反褕音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

中二千石雜識師古曰雜共也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

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

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

使輒歸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晉哀公二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

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軌之義可以立子

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師古曰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

由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

甚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

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師古曰以下筮為事有故太

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

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

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詭師古曰詭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

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宦至二千石

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

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送者

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

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

共讀曰供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

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

基師古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

田宅師古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人

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壽不念

子係哉師古曰時感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念也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

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啖其父于公為縣獄吏

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也郡

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  
亡子守寡我老父索少壯奈何師古曰索古累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欲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  
不殺姑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  
備具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外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明反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  
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心學法於父父

死後定國亦為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  
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  
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  
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  
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  
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平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  
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



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寬仇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

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者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飲字失其真也飲字本輒改食字作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

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

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然上始即

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

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

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師古曰

漸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關廷二千石選舉

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關東流民飢寒疾

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

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

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



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

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繆也繆違也謂

吏及東方人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疾

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

事大歸于君師古曰大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

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類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沴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

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言何由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母令父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

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嗜者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

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

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

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子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



曰閭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龍勝舍師。

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古師

曰：以為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也。為博士

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

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馥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馥藉，言如馥也。藉有所薦藉也。

音於問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

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

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

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入廟也。

也。上不說。師古曰：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

也。歐與駟同。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

也。詳善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與丞相定

也。年穀不熟也。



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

蓋亦古法帝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相邑令師古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

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日附文雅雖不能

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

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

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

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日與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乂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

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跡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制作禮樂修文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且王季以及后稷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立事則可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殿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徠也勞音盧到反俸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志民養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

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

不在十三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

鴻臚光祿勳師古曰案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

呂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

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

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

守師古曰前議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

明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為騎都尉領河隄哀

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

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



當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

白

李說也師古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

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

遂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

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

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

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

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

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假

治易事張禹舉為博

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

太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

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

官延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

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性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



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

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佞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

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遂寘潛壑師古曰壑與莽白太后策宣曰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

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毋詔君其去去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四馬宴居國數年薨諡曰

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

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繁師古曰繁音乃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鯨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知獄薛廣德保縣車之榮不當遂遁有恥彭宣見險而

止師古曰適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直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王賈兩龍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

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歸物貢金九牧以鑄鼎

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禮六有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于首

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公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

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生幽

通賦云龍西首陽縣是也今龍西亦有首陽山慎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周猶稱盛德焉

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

懦柔弱



也音乃喚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入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

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

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

代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

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

略一無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

商雒縣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

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

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皆修身自保非其服

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

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

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相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

莊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文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得誦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

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

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蓋執諸

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

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

庶幾而立楊雄以為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

當時諸疾王也惡虐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

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繁

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不作苟

先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父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疾珠也舉茲以旗不亦寶乎師

曰旗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自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會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

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

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

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故傷之今者大玉幸方與師

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玉幸方與師音房預也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

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

讀曰邵邵公名與自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

止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庫不伐其棠其棠

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

蔽音必二反第音方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

味反按音步木反

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搏音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宅師古曰宅

反師古曰駕手苦於垂轡師古曰垂馬策音止繁反身勞庫車輿朝則冒霧露晝

則被塵埃師古曰反師古曰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矣冬則為風

寒之所侵薄師古曰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托

勤勞之煩毒師古曰也音而充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屋也旃與旃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師古曰訢師古曰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

張揖以楸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信讀曰伸



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吸新吐故以練臟

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臟五臟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

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

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帝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師古曰臻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

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

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言愚贛願大王察之王

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

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及吉輒諫爭甚

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且與舉眾事

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言引之願大王察之大

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



欲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貶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三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

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難於

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特公卿

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



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

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

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行是以前深難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

草木之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曰師古曰趨讀趣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

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

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立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



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

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

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臯陶伊尹李音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

人放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

通古今師古曰驚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

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

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

曰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

通侈靡師古曰瑇瑁者刻鏤為文瑒音纂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

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下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

音徒監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略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之師古曰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

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

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

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

為駱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

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

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以其有

鮮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

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

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

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

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

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

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起御史大夫

至丞相駿為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

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

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

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

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

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故寡居共養長信

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師古曰婚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師古曰婚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



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諛之

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表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

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

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

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侍相其衣服在席之事

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

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

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曰囊無底曰囊不畜積餘財師古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

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繫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

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

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間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

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

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瑀木

摩而不刻師古曰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素文畫苑園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其官賦斂錄成之

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

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紵履革師古曰紵厚

瑊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衣服履綉刀劍亂於王上師古曰綉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

矯復音

方曰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備孔子曰益者三樂樂方

今宮室已定不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

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

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

金銀器是不入東西織室亦然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

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大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常所

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



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

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

為民父母固當苦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

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真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

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廢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咸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

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

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廢馬可亡過

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死地以為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

音方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夫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

音方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夫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



主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

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

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探之往

古師古曰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

曰拳拳解在動向傳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

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

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

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襁褓不完師古

有謂億暨所著布長襦也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抗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

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

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伏

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

血氣衰竭耳目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滄

朝之臣也師古曰滄與汚同音一政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



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蹶仆氣竭不

復自還頭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滄席薦於宮室

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史魚之直師古曰及身生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

一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與古曰孳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幾今未得久

位者與生殊矣師古曰言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敬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

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何必思故

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

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賦算口錢起武帝征

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

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

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

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



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亦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師古曰繇讀與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足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索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利

獲利千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山

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按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搥之

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干反已奉穀租又出彙稅師古曰彙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故民弃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質師古曰賣田

之商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

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錢買

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兩租稅祿賜皆以

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道古沃

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

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

比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貴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



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

明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

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

讀日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故亡義而

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

詩逆而勇猛者書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為材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斃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

議家富執足目拍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

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

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郡守也崇尚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藏者執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

已則爭盡力為善善孝弟賤貴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

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

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庚反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

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

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

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輕依反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

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難也醇法太

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

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昭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

中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

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

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

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

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首直之

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

日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日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

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



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

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

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言為丞勝輒至

官延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

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師古曰亢音抗再請濟陰侯嘉師古曰

父音甫有詔曰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有之詞也音戈發反

詔為駕龔舍疾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

官數上書不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

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

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遂

上拍師古曰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

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

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

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各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遂國不疑文穎曰信必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

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

日今欲奏此事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

君定從何義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博士夏戾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高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患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

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先是常又為勝道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對

受夏戾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即應曰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

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

同亭長掌固之屬下御史中丞乃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

疾言辯訟婿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婿古婿字謾皆不敬

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

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

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



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北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為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也過驛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飲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恐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行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

道舍宿歲時羊酒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

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

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綬縣之徒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

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北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因稱病



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曾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使者欲令勝起迎立門外勝稱病篤也行音下更反

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師古曰牖窓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

東首加朝服

控紳

師古曰控引也對著朝衣成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控紳故放之也控

音上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

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

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無使者故謂之使君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及說音式銳反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

涼廼發

師古曰須待也

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



疾病宜動移，至傳會宗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仗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息，亡以報。今年老矣，思慕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救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同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襚祭祠如法門。入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庫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銷，銷也。董，芳草也。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末

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

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

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

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

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條之外，行部乘傳去

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又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

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

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



馬傳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拍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  
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  
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妨賢入路  
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六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  
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  
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師古曰敦謂厚禮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謂厚禮也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肯竟放四罪而天

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

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請寄使之天下惑也請寄

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

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

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世古列字也師古曰言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反治獄深刻



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怨音胡孟反。

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

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

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相也。

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側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求也。稱，音尺孕反。

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巖穴，誠莫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師古曰：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

鳩之詩。師古曰：尸，鳩也。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

七平句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音鞠也。指音居，點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

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

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

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

肉如霍也。師古曰：霍，霍也。豆菜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

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陛下者，所居為廬，蒼頭侍

從，因呼為廬兒。臣賢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憤。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



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天說民服

豈不難哉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感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急徵故大司

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

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智謀

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冀勝為司直郡國

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也

式喻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

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師古曰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

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

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

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

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師古曰於辭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

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

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前漢書四十二 包宣



震動子訖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

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次素餐之人師古曰次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

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

音翁說音悅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

白虹軒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軒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

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諛善也諛論

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高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

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隘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

將作治第行交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侍

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奉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

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

有得之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博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

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

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从陋自通遠



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毫毛

之思師古曰如淳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

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

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曰令諸使有制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

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

也宣坐距閉使者亡入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

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

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

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平帝

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舉法案誅諸

豪桀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特名捕隴西卒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緄俱過宣

一飯去師古曰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

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

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千旬反郇音荀又皆音郇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教同紀遂兩唐皆仕王莽

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

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卿瓦器遺之以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

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

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

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衾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

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

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

篇始喻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諭麋扶風之縣也諭音諭也奏

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

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

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

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

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



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曷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

同歸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

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今龔勝不受莽言蹈斯之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郭欽蔣詡女遜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

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遜逃濁亂不汗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秋

古曰

其首

負命

###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

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戊荒淫不遵道

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

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耳形

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形弓之總齊羣邦以翼大

商師古曰翼迭彼大彭動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

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師古曰迭互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



疾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我

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

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尹羣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

古曰庶尹衆言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巷于彭城師古曰

先祖於此遂微也古遷字其下並同在予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

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嫚秦上天不

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

也漢皇暴視猶在東漢得矣西漢意以漢與於巴蜀故云赫有漢罽毼師古曰罽讀曰烏

皆靡適不懷萬國鹵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攸字攸

而來萬國也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嚮國漸世

垂列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迺及夷王克奉厥緒

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

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

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邦事是

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師古曰繇與繇同悠悠

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

匱而王反以爲樂也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固是恢唯

諛是信也師古曰諛大喻喻詎夫罽罽黃髮如淳曰喻喻自

如淳曰喻喻自



號號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貌下臣，追欲從

逸。應劭曰：貌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

謂也。從。曼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睦，密也。

讀曰：縱。曼，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睦，密也。

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開善也。聞聲名也。令，穆穆天子臨

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

韻正遐繇，近殆其怙。茲而王怙恃，與漢感屬，不自勗慎，始

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

曰：不思鑿戒之義是。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

其也。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曼。瞻惟我王

音靡不練。息曼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

所不與國，救頭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綰以霸。師古曰：言

閱也。不與國，救頭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綰以霸。師古曰：言

較止願隊之道，無知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

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貪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謂雖有貪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

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字與云同。

儻，暑食夏則。歲其甚，糞逮。師古曰：逮，及也。者，老。人面色如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

髮不近者，并遠者。老之人也。近音其，斬反。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曰此蓋孟已去遜辭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於我

髮齒赫赫天子明愆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

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與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

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既去禰

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禰音乃禮反不我徒戴

負盈路師古曰師謂事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

茅作堂師古曰茅與剪同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我既

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彭城東里名也猶不

也忘本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

爭王室之事王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寤乃在王朝及

違戾我言也

覺也音丘泣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微微老

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差也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

人故言示我遺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濟濟鄒魯禮義唯恭

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我雖鄙耆心其好

而我徒俛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孟卒于鄒

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

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

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內侯食邑

師古曰與讀曰疎

徙為長信少府

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宮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

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

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

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

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

一經如淳曰籩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

滿籩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

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籩苓也楊雄

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箒為籩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人

書本籩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

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

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

曰繇與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

國後王國除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

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師古曰恐其

為繼嗣故令弘懷嫌不去官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

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示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

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

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使家丞上書言

有義者曰一



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

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案事丞

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

而不宣師古曰掩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僕素愚

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

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使得自安衡門之

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

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

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

泥也音反不駕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

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

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豸韋賜命建伯有殷

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



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夷王也厥

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

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

節矣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遐聞音問左右

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既者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酒館

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

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

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四方遐爾

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

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

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為關內侯也削爵為關內侯

見故云黜此附庸言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

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頽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己耻辱之甚無

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變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白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頽寄之誰欲遠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



可及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白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致此過也

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

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大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

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王缺曰玷艱字站音下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

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

言德不及也自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曾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無安也九我既茲恤

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顧我

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連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請口

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請口寄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君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



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

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千與卿士非同我

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

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曰師古曰我雖

懼非所居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度茲戚

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其爾位瞻仰靡

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荒怠也慎爾會同戒爾車服

無矯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矯亦古情爾無我視不慎不

整我之此復惟祿之望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

急慢於戲後人惟肅惟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以蕃漢

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

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

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頓乞骸骨歸葬父墓

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

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

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

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

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

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  
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  
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  
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殿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  
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歲十二月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軀妻又嘗麥八月先夕饋饋皆一大牢對祭用九太牢十月嘗棗又餼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大牢如閏加

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  
五祠師古曰晉說非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  
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  
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  
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  
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  
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



至權也

師古曰銷過逆亂使不得萌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貢職

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久遵而不定今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

師古曰此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其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師古曰繇中出生於心

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皆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詩云有

易改也詩云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雍備帝太祖之詩也

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

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帝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

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

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

侯太子侯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

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頽師古曰頽其與將軍

列侯中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



奏議曰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五也親盡則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音大祫音大

祫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

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

室諱昭故寧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

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

已師古曰謂之成王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

離也音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于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

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也大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

祭讀與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



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也諫大  
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  
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依違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  
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  
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  
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  
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昭世祖孫與祖俱為昭皇帝之於昭帝為孫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

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

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

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痊

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

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

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駘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

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



類曰此禮記祭法之言讀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

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

於寢師古曰適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

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

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臣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

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詔問衡議欲復

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垂

祖宗之盛功師古曰休美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

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

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

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

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

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皇帝

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

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祭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然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



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

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

孝師古曰右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令

所疾日瘳平復反常猶還也反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

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天序五行入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

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上陳太祖間歲而禘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師古曰間歲

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

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

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

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

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

帝師古曰我受命溥將子孫本支陳錫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孫子

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不即師古曰令善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

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皇帝願復修

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

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

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

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天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

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

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

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

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

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

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

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



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獨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  
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日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  
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  
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興

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空  
毀太僕王乘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  
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也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  
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  
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社，夷狄之服。言是故弃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疆

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弃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

南越尉佗，摠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

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

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

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

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

門。音下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西伐大宛，并三

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

臂。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

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木。又招集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

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

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



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  
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比孝宣帝所以發  
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  
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及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大宗大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

之子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母逸以無逸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

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

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邵伯所爰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思其人猶



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中壘校尉、散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爲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

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

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

帝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

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

廟廢而爲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

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

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論，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

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



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社統乖繆本義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脩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司徒掾班彪曰論述者而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

固竊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夫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言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卷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七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

後蓋承淺近之書為妄深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

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

客市師古曰殺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

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

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

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

前漢傳四十二

班固

二十一



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令西

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

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苟見丞相不

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

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

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

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

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尤心以武庫令事嫌久繫踰冬會

放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

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

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

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

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才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

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居部二歲

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

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

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

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

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冢宰師古曰絲今光死子復為大

元

二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悉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新也不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恐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賢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揔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化質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

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言民以其愁苦

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者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願陛下與正

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

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以為

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

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

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

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竊伏觀先



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

貧窮，發倉廩，振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

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

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也。波，音波。禁秣

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也。貯，積也。所以周急，繼

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

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

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視，羊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足。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

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棊

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棊，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早字也。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繇，循也。繇，上施與由同。

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

取曰：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

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繇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

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皇帝乘坤民

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

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

以乘四時師古曰節授民事節而授以事師古曰依其事君動靜以道

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

災害不生五穀孰師古曰遂成也中木茂鳥獸蕃師古曰

字蕃多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

怨師古曰說政教不違禮樂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

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

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

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子曰

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



何周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

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

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

也師古曰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

服說是一也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

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

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御

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

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

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平蠱事起吉以故



廷尉監徵師古曰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

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

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開寬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

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在整屋往來二宮之間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

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跡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

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遂以聞

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

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軒依反數音所角

反次下亦同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

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

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

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

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

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大誼

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



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

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

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家不在官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

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宜

宜襄顯先使人侍師古曰侍太后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

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

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

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

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

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

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

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

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

曰共音居用久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

前漢書四十四



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序亡德不報師古曰報其

封吉為博陽侯迨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

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

也紼音弗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

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

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

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

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

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

又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

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

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當

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吉曰以醉飽之夫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

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此不過汙

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



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言白狀師古曰

速也師古曰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

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史瑣科條其人張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

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

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

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

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

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詩曰清道特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

清爭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師古曰喘急也音昌亮反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

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斷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

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

太熱師古曰少熱音式卯反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

傷言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

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

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

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



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  
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  
事後母孝博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  
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  
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  
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  
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  
展視牲具謂之夕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

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

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

人名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

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

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

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

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請京師邸治獄

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即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

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



仲馬昆守水諸論皆非蓋郡印  
字師之也與李貴厚守亦同使誰移書獲趙頌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

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

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喬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

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

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盪師古

離也放游戲也盪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

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

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

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

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孝宣皇帝時臣上書

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師古曰專歸

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

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

其爵邑師古曰復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大僕十餘年

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

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

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

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



衰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  
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孫古  
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丹侯昌為博陽侯奉吉  
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副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  
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  
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庫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  
以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皇清乾隆二十一年庚申夏月

皇清乾隆二十一年庚申夏月





